

昌

谷

集

七

欽定四庫全書

昌谷集卷十二

宋

曹彥約撰

劄子

上建康留守丘侍郎劄子

某讀揚子雲法言至齊魯大臣一事所謂仲尼開迹將以自用非委已而從入者未嘗不慨然起歎竊以為自古立功立事之君子往往耕釣版築而不改其度乘田委吏而不辭其卑則必本之以學問參之以事勢規模

定於已而議論不能雜人才出於已而邪說不能亂財
計得以自用官屬得以自辟封章畫上俞音暮降其機
始於得君而其事敢於自信其初本以行志而其效卒
不誣於天下身安而國家可保有不可掩者不如是不
用於斯世無憾也去古既遠諸葛亮王猛之徒霸者之
佐猶有此意一旦得用如取諸其囊而探諸其室夫是
以料民而民不怨役兵而兵不懟將在軍而不從中御
師有功而不畏讒慝明效大驗光青史而服有識職此

由也夫強語者無味強笑者無歡強食者累其脾強飲
者反其胃天下之事莫大於心知其不可而強為之力
有所不可而強任之苟且徇目前之情而不深虞夫後
日之禍及夫利害之已迫而事變之已至則憊人佞夫
將以是讒我端人正士將以是望我委曲於一線之溜
而獨昂昂然任滔天之責恐非智力之所能辦而辯說
之所能釋也當今外備有形內治方殷廟堂之地黃散
無權勢要之門府史執命淮帥幕府稍稍汰去邊郡守

臣紛紛內徙去年招補禁旅隨復中變近日參計國用
未有著效驕卒已橫債帥未改廟謨雄斷未定於九重
之上而放辭橫議交鬪於對境之間中外寒心以人望
為重設使仲尼開迹將守道而自用耶抑將委已從人
和其光而同其塵耶如守道而自用則先後緩急之宜
必有詳於今日者如委已而從人適恐無益而有害也
仰惟出處有度國是所歸施設有經公論所屬仲尼開
迹之責固已無望於泛然者矣求所以處乎此必非常

人所測識者進見雖晚願承學焉蒙許可而教之幸甚

答安撫史侍郎劄子

二十六日方具稟劄今早傳中又領真翰跪誦感激區區此來知無益於公家帥管以台諭諄復每事通情商議觀其區處自有條理不待愚者之慮矣設有所見豈敢自外也永興賊不趨郴桂而趨耒陽誠無能為者今世忠洞丁禦其前許馬統領邀其後事勢甚順已丁寧許統領謹審恐有可破之理此賊若破則前後固壘自

守未敢便出此賊不破必有觀釁而起者所關甚大也
義丁口券一節豈敢吝而不與但數日在此備見情偽
所謂願効死力者其人極少而泛濫要求者其人極多
若謂三五十輩為官軍鄉黨則有之矣如云數千為羣
整甍行列與賊對壘大戰決無此事蓋統率千人亦必
有千人之英而後能也又況本司所謂錢物皆是取之
諸郡總一道而言之使府實歸其七似聞倅廳等處已
有漸築底者若一日而增數千則過於見屯大軍之費

恐乏供之罪不在二月末矣所幸許統領已在前路此輩又多願從之已移書許君令其審覆擇其可用者即保明給與非許君所保明即不與也如此則庶幾實效矣更乞台旨約使司使府兩司官屬通融議之若後手可以那趲却又委曲放寬也本司所乞截撥總所及常平錢物今總所常平司又各取朝旨不許截撥亦緣各司亦有利害事皆緊急憲司却乞截撥本司五千緡就衡州支兌矣極可深慮所以詳複申稟伏乞台照

投所業與提刑孫司業劄子

某仰惟使者建臺之初首薦二名士以聳善類之聽削諸縣苛賦以抒遠民之急決九郡滯囚以當明天子之意謙不自居則又冥搜賢能博採利害期盡乎古者咨詢之職以究觀乎列郡意嚮之所趨甚盛甚美某於數百里間剽聞觀風之新政不翅覽元道州舂陵之作下唐數百載後復有參錯天下如斯人者出焉則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待也竊見無似難偶數奇生於江左之下

邑不得奉先生書策琴瑟以盡摠衣之義官於桂水之
偏壘不得陪縣令弩矢先驅以展望塵之拜幸而籍在
書生又不托諸筆硯以求正於執事是自棄也公道不
振久矣曩時士大夫秉節乘輅無復以賢能利害為已
任寄耳目於權要之家而仗爪牙於掊克之手風俗陵
遲日至於敗然而公論之所不屬也今以天子爭臣之
忠而負國子先生之望先聲所至固已任天下盛名之
責而其風聲氣習又足以感動人之善心於斯時也得

無言而遂已耶某為獄掾最不可有聞於時平反以取名不若相忘於不濫發擿以要譽不若相期於不擾且又斯民生殺之所繫不敢有私情也少而卑賤遊學於四方言語拙訥不足以發其意而獨於綴緝陳言有不能自己者嘗試吏於東南得近於民事有江東賑濟等說參選叩政府有上時相書官居退食有樂府等雜擬輒繕寫一冊以溷崇聽非敢求知也異時臬事之外萬一備使者採擇非惟可以贊原隰之末議亦庶幾乎緩

急之繁使耳其志如此其文則未也伏乞台照

辭免權戶部侍郎上丞相劄子

某近者初九日伏准省劄叨除棘卿超踰過分已極震
恐嘗於初十日具狀辭免并以稟劄布露心腹矣計程
未徹鈞聽十六日又准省劄乃有小司徒之命驚駭惶
惑不知所云本朝典故未有無朝蹟一日徑登法從者
異恩如此仰見大丞相有意器使之也然而伏自惟念
人才互有短長時事各有難易平生有志事功固不敢

偷安苟祿然以區區之愚慮度今日之事體有某等常才之所可任者亦有排難解紛非英雄豪傑不可以應變者萬一所使令之事非譎才之所能任必將有負造化坐致罪愆則今日之所以提而拔之適所以招致煩言得罪於公論也情實迫切不敢不告欲望敷奏收還成命容某以知隆興府本職赴闕奏事因得進拜光範自叙其所能所不能然後伏聽處分誠為未晚須至申稟者

再具辭免上丞相劄子

某貌馬孤蹤無虺蜥蟻子之援大丞相不知其不可而欲以豹尾班處之起州縣塵埃間假途卿月徑登禁路可謂脫曠古之拘攣創一朝之典故隆天厚地不足以喻其德施矣揆之私情誠有所不安訪諸公論猶有所未穩誠以官清骨俗地聳望輕欲宣力四方而精力已憊欲裨贊國論而學問有歟大丞相雖欲一力庇之而好事者易以衆口鑠之既已食其祿恐不得以辭其責

金匱要略卷十二
也比者再具辭免皆出誠實非尋常文具之比言語拙
訥不足以動造化之聽用敢不避再三復申前悃況以
蒲柳之質本自早衰今崦嵫已迫尤更疲茶若於煩言
未至之先施以人欲必從之惠則是始疑其可而欲用
之終知其不可而遂已之雖簞食瓢飲霑膏澤於衡茅
之下首尾造化其敢弭忘須至申稟者

上宣撫宇文尚書劄子

某嘗謂策邊事於丙寅之歲則言難而行易策邊事於

丁卯之夏則言易而行難言與行相本末也難與易曷相反哉治天下之病莫急於未病而先知莫緩於已病而乍止譬如疝瘕之方作而五臟六腑先見其害心怔忡而易動情恍惚而不一一食之頃嘔逆並至一息之間驚魘頻作診其脈則乍顯乍伏察其狀則或慘或舒不特扁鵲倉公知其欲病稍識疾痛固已知其病之必至矣當是時而獻以方書投以藥劑將苦口瞑眩有所不計惟恐其聞之晚也及其增寒之後繼以壯熱汗浹

之後繼以安卧煩躁不干於其心勞勩不關於其體幸
平旦之未作而取快於人定鷄鳴之時雖有扁鵲倉公
不足以施其技矣二年之邊事正大類此去春初拜宣
威舉天下知其事之可畏講和以來六七十年間辛巳
以後亦駸駸乎五十歲矣士大夫不見兵革邊將帥不
識兵事敵中之虛實難辨而中原之向背難測及夫唐
鄧一戰兵敗將死啓敵人之驕心挫我軍之銳氣聖人
避殿減膳坐薪忍恥廟堂喑舌自咎吐哺下賢於是招